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班固

漢書八十一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祿闕國顯師古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匡農夫至衡世家

資庸作以供資用師古曰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商

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師古曰鼎字衡也

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商

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六之說蓋新

作衡書云鼎白其字以衣德豈人之所自稱乎今有西京

者之聽匡說詩解人頌如淳曰使人衡射策甲科以不應

令除為大常掌故師古曰除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對文相



中乙科為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今調補平原文學  
不應令是甲科之令所以掌故調補平原文學  
師古曰調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學  
也音按鈞反學音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學  
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且在遠方事下太子  
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  
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  
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  
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  
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傳舊恩天子任之多所首為  
高充位而心師古曰言凡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  
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今與

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曰令善聞名休美也彼誠有所聞也

曰以此不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師古曰仰望而所

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師古曰言高

自非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

其非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

有狐白之裘而反知之也師古曰狐白裘下之皮其

貴也及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貴毛古入病其

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

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

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師古曰匡衡材智有餘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

在遠方師古曰隨選補之同階不較超羈者將軍誠召置莫府學

師古曰匡衡材智有餘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隨選補之同階不較超羈者將軍誠召置莫府學

士歎然歸仁師古曰誠謂實與參事謙觀其所有貢之朝

廷必為國器師古曰所有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

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為郎中選博士給事

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

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

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比年

大赦師古曰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

之後姦邪不為衰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

率之未禱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師

曰保養也陳施也孝匪曰味之以德義而民莫觀其失而

遠其親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彼衡引以為言觀其失而

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

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辟網紀失序

疏者踰內師古曰疏者妻妾之家內者親戚之恩薄婚姻

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雖歲

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赦謂每歲一臣愚

以為宜壹曠然知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朝廷者天下之棟幹也公卿

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師古曰好仁樂施則下不

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

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

言則下有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

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臣則下有

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

師古曰言下之所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

行皆取化於上也

枝害好陷人於罪師古曰枝堅也謂能害也枝音之政反貪財而慕執故

犯法者乘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懲此非其天性

有由然也惡由古曰非其天性自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

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子要在進賢不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湯其色之類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空手以博之也公將叔也特請也叔莊公之弟也

伊快也汝亦太叔之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

虎取而獻之國人愛故請之曰勿快為之恐傷汝也

禮音也錫字並從衣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

將音千羊反和音九反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

與擊臣飲酒而許諾及公患之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

息仲行誠虎許諾及公患之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

人好巫而民淫祀好祭思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

鼓宛丘之下無冬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無宛丘之下無冬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昭公也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馳

其死矣其積財也為讀曰皆皆太王躬仁邠國貴怒

容而積財也為讀曰皆皆太王躬仁邠國貴怒

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師古曰言非家家說也賢者在位

修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

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

陽和神靈應而嘉祥是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

寧以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

方之中正也王則壽考且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

異俗而懷鬼方也方遠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

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

而放效之師古曰放效也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

正者也師古曰聞天人之際情稷有以相盪李奇曰稷氣也言

師古曰浸謂陰陽氣相浸漸羊惠有以相推事作乎下

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

者晦師古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水旱之灾隨類而至

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

民所共苦師古曰共而更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

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其泉建章宮衛麗珠崖偃

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

也諸見麗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入自以將見太平也且

遂減宮室之度省靡費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

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

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曰昭明也覽六藝之意察上

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

視師古曰臣正也易變也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

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

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讀曰悅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特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

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龍於皇后太子

曰龍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

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

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管者成王之詞式之

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

亦美也烈業也后君也二月文王武王也是以上八歌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

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頃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

下臨其朝廷言成王常思祖考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

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

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大也丕字或作爭言制度

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

曰下復音反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氏無所信臣

竊恨國家糶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

業人情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

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無念也幸也

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

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

性可以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助也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

而強其所不足師古曰強勉也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

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師古曰雍蔽也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

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廣

心浩大者戒於遺師古曰遺也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

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復師古曰復也而望進師古曰進也

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化得

故詩始國風師古曰國風之德而為國風之首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

禮之始也婚義曰始平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

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

不始乎梱師古曰梱也內師古曰內也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

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適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

先故師古曰故也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

也適子冠子祚禮之用醴師古曰醴也衆子不得

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和

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

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

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則佞巧之姦因時而

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

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予以

四方克定厥家師古曰周頌相之詩也言欲治四傳曰正

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辭衡為少傳數年數上疏陳便

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師古曰附附依也言多法義上以

為任公卿師古曰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

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

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感儀之則師古曰陛下乘至孝哀傷思

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誠隆於慎終

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慎終慎始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

引之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

又當加詩云兢兢在夜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言成王

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

本也師古曰臣又聞之師曰知匹之際生民之知尊福之

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師古曰孔子論詩

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

之行師古曰知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道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稱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師古曰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稱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師古曰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稱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師古曰



於容儀也師古曰介擊也言不  
 以精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  
 曰形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  
 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領世下  
 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來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  
 技能師古曰無德之人雖  
 無厭音五教反臣衡材驚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  
 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也  
 凶之分通人道之正音古曰分使不悖於其本也  
 音布內反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私宜  
 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師古曰及論

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師古曰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

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

節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

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嘉惠和說饗下之類也師古

曰說讀曰悅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

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

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師古曰法也象似也大雅云敬

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許諸侯正月朝觀天子天子惟道

德昭穆穆以視之師古曰容也視讀曰示又觀以禮樂饗

禮廼歸饗禮以醴酒饗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

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以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  
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  
美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教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  
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  
丞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  
廷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  
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勅作威  
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同上  
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者  
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師古 非至不道有詔勿劾衡顯等

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  
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脩法度  
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等  
妄訞欺加非於君師古曰訞毀也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  
師古曰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師古  
問司隸曰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師古  
也師古曰君其  
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等酒養牛師古曰  
在薛廣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忌  
尊者師古曰 衡不自師古曰 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  
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

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師古曰是事發覺衡

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事也

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安樂鄉又類曰昌鄉本曰徒

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徒封舉南以閩佰為界師古曰佰

西界也閩者佰之初元元年郡國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

十餘歲衡封師古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臨淮郡遂封真平

陵佰以為界名曰自頃至建始元年郡廷定國界上計簿

更定圖言丞相衡謂所親吏趙敷曰師古曰所親是主

簿陸賜故居奏曹掾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

衡問殷國界事曹欲柰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今郡實之師古曰

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佰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

曰願當得耳何至上書師古曰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

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

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為界解句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

解此特意爾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吏之僮

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駭少府忠行

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自一金以師古曰十金

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春秋之義謂侯不得專地所以壹

統專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

舉郡計亂滅縣界師古曰附下閭上禮以地附益大臣皆

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

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師古曰左馮翊縣名也

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師古曰別分時從旁言卜

者師古曰頗曉其別著布卦意師古曰別分時從旁言卜

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

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

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

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

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奏復罷歸故官師古曰

也師古曰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立王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

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

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

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

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

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

經學敬重師傅師古曰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

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初年託政出機

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

忽忘雅素欲避流言

師古曰雅素故也朕無聞焉不聞有

之短言君其同心致思摠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

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師古

曰侍醫侍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

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

廼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立

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

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師古曰家以田

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澆灌極膏腴上賈

師古曰賈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

後堂理絲竹法為樂師古曰樂家五日一習樂禹成就第

于尤著不洋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

為人恭儉有法度師古曰崇信事多督也言性和樂也第易二

人其行出心觀意師古曰崇信事多督也言性和樂也第易二

酒設樂與弟和師古曰崇信事多督也言性和樂也第易二

竟功師古曰崇信事多督也言性和樂也第易二

見之物便坐師古曰崇信事多督也言性和樂也第易二

是賜食不遇師古曰崇信事多督也言性和樂也第易二

後堂及和人守聞知師古曰崇信事多督也言性和樂也第易二

榮起祠室好平時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崇信事多督也言性和樂也第易二

又近延陵秦請水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  
侯根聞而爭之心地當平陵後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  
傳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後漢書重非所宜  
師古曰重孔子權賜愛其年我愛其禮  
音直用夏孔子權賜愛其年我愛其禮  
羊孔子曰賜也亦愛其  
羊我愛其禮也亦愛其  
之不如禹根言雖以猶不見從率以肥土亭地賜禹根由  
是害禹龍戰思忘之師古曰惡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  
病輒以起居謂師古曰謂其食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  
牀下禹頻首謝恩歸之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  
遠嫁為張掖太守前漢書不勝父子私情恩與相近之

時使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以  
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  
准為天下開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帝議師古曰與未始元  
延之間日蝕地震亡數吏民多上言言災異之應譏切王  
代書政所致懼憂異數見意頗然未有以明見是車  
駕至禹弟辟左右師古曰辟魏問禹師古曰問變因用吏民所  
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若于孫也又與曲陽侯不平恐  
為所怨禹則請之曰春秋一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  
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得中國災變之意深  
遠難見故聖人不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神論語云

皇不語怪力亂神者性與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與

大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何况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

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

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也相信愛禹由此不

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師古

讀曰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潔齋

著服虔曰露難易著於星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正衣

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青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六

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

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校尉諸曹初禹為

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突

勝上陽蕭望之章玄成皆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上陽

後漢肅生來復所安氣後也尊貴諸儒為之語以欲為

論語章句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淺微師古曰

孔光字子光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田魚師古曰

田魚字子魚也先也下皆類也鯉生十思師古曰俊生子

二名存也子家承承生也其實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

魏相順生鮪鮪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鮪弟之襄為孝惠博

士長沙人其襄生忠忠生武及安感武生延年延年生霸

字次德霸字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

字次德霸字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

國至臨在六字霸亦治尚書事太博夏英勝昭帝末年為  
博士官帝時為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  
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  
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教令給事中  
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師古曰名霸意  
入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奉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  
相位自御史大夫百禹奉之師古曰名霸意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  
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過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霸薨上素服臨弔其再至賜中厨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  
禮謚曰烈壯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中郎

列校尉諸曹光軍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末二十舉為議郎

光祿勳師古曰不合天子衡舉光方正為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紅長

意也師古曰不合天子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為

博士教使師古曰行長詹流獄行風俗師古曰行長詹流使稱音

由是知師古曰不合天子定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

通政事以久文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

式敬嚴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

師古曰不合天子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師古曰不合天子以

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

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光祿勳復領尚



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

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布指

也音意如或不從和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言言刺

也章高服虔曰言已結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

罪也師古曰如求也如忠有所薦舉唯恐其入之聞知沐

日歸休兄不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首

中樹皆何小也惜師古曰長樂宮光嘿不應言之以它語其

不泄如是七帝即傳少以經行自著唯言蚤師古曰

字和結黨父養游說能求於入既防自守其勢也

日言以名公之子學徒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綬和中上

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

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師古曰而三

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科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

司馬驎將軍王根故皆勳上於是召丞相匡方進御

史大夫光右將軍廉德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

定陶王誰宜為嗣昔王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

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襄

博字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先帝之

子帝親弟也以尚書般庚毀之及王為此及也此皆兄終弟

及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

立定陶王故遂以為大不孝以議不中意在遷廷尉師古

也常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戾淳于長坐大

逆誅長小妻廼始等二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

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方以為令

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師古曰此具引法之條也明

有所訟也師古曰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

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廼棄去於法無以解師古曰

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與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之

懲後犯法者也師古曰大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

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六地始等或更師古曰

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

右將軍薨後將軍博坐之陵紅陽戾師古曰廉察朱博坐

皆免為庶人以古為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

為右將軍後將軍官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

召左將軍老當拜山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進進而

策上暴崩即其禮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

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令訂然尚至

治焉哀帝大臣益封光平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

樂之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

權詔曰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及  
光心恐傳太后與政事謂古曰與不欲令與帝旦夕相逆  
即議以為定陶太后日改築宮大司空何武不可居此宮  
上從武言此宮有紫房滋道通未央宮謂古曰復傳太后  
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也欲稱尊號責寵其親屬使上不  
得直道而行謂古曰不得頃之太后從弟子傳遷在左右  
尤傾邪上先官遣歸故郡傳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之  
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聖待中駮馬都尉遷巧佞無義  
泚不忠國之賊也免歸以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  
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怨陛下以變異連見祥正世見

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有不善臣請歸遷故

郡以銷災意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中宿於傳太后皆

此類也又傳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

毋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子德師古曰與持石可謂

持不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又內迫傳太后倚違者連

歲師古曰不決事之言也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為

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傳太

后師古曰重由是傳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諸

先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

統理海內師古曰共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

灾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

是帝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曰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

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上不登師古曰天下空

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

曠廢師古曰曠廢也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禁以

問君君無憐傷憂懼之意對無能為師古曰言盜是以

卿大夫咸情於莫以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統百

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安百姓書不云平毋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漢書各職事之辭也位非其人

可以天官於求師古曰於曠曰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

罷歸師古曰罷歸也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傳太后指妄奏

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竟王嘉復為丞相數諫事忤

指知歲聞聞三師古曰指知也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由是

思之會元壽元年二月日有暈於天師古曰暈也祭承傳太后崩

是月徵光詣公車言曰前事者謂曰三閭曰者衆陽之宗

人君之表至尊之象若德衰微陰道盛疆侵蔽陽則日

缺意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

如象言視聽思夫師古曰如象也六事之違不立則咎徵存藥六

行與得五十一

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

行謂此則意五康曰此行疾也則意行其則薄誣是也又

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歲之朝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

三朝其應至重延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

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原事謂

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

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故灾異數見以譴

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必罰

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言其罪也惟顯思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守謂

又曰畏天之威下時休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守謂

不懼者以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師古曰

危也業業承順天戒故良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

故然後叔躬自約終止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

介師古曰介後引也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

之吏十刑外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

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行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

命既受大言以順戶也又天集謠辭師古曰周

辭禁補也師古曰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

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師古曰孳孳不

前漢書

俗之祈禳師古曰禱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師古曰禱

除也音角較然甚明無可疑惑師古曰較明書奏上說師古曰說讀曰

悅賜光東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水

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此歷位

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

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臣光智謀淺短犬馬

齒哉師古曰齒老也讀與羣同今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

稱師古曰稱也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卓絕之

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踰音角尚書僕射故公正勤職通

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啟以與師古曰東平太守啟姓成

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不相嘉下獄師古曰御史大

夫賈延平光復為御史大夫師古曰延平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

上地知非前事師古曰非以過近臣毀短元者復身傳嘉曰

前為侍中毀譖師古曰譖人佞令俊又者之失其位師古

清曰嘉傾覆巧僞挾姦以固上師古曰僞以蔽朝傷善以肆意

傳其身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馬

會哀帝崩太子以新都侯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

王是為平帝帝年八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燕王

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為舊相名儒天

下

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太后欲博擊輟為草以太后抑

風和令口力師古曰謂文書之草亦同庶皆莫不誅傷師古

音崖皆音漬師古曰謂文書之草亦同庶皆莫不誅傷師古

又音仕懈及解具在杜欽傳昔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

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傳徙光為帝太

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謀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

署門戶省服御良物師古曰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

光常稱疾和敢與莽詔朝初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

臣云莽功德稱帝德位諸侯士上自官統焉光愈以

稱疾辭位太后詔以太師光聖八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

淑道術通明居以輔職無道于帝師古曰道今年耆有疾

俊艾之臣惟國之師古曰艾書一

遺考老也師古曰周書言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

今太師每朝十日一場餐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

本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黃門令為太

省中坐置几太師省中用杖賜養十七物師古曰食

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則常在家自

常各行職務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丞再壹為大司徒

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

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

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師古曰

與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

年薨葬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大師博山侯印綬賜采與

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

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臨百官

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輜輶及副各一乘謂古曰輜輶車及副各一乘也路皆

解見在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

舉音以過謂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將作謂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可中

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

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二千戶

及還所賜二第子放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為大司馬

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

關內侯食邑二千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以其令師

喪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

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天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

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劉侯食邑各二千

戶莽更封為襄成侯後避王莽與名地

馬官字游卿東海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為郎

遷楚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官行能高潔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師薨官



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宣初官後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  
 帝祖母傳太后謚及元始中王莽廢傳太后陵徙歸宛陶  
 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官為莽所辱獨不及內慙懼上書  
 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官策曰太師大司徒扶  
 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之陶共王母謚曰婦人以  
 夫爵尊為號謚宜曰孝元傳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  
 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辟說古曰詭違  
 以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酒心自新音先  
 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八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  
 列侯誠無類復望闕廷無以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

上大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

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之不有鮮明國

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忠在洒心前不敢

文過朕甚多音古曰多不奪君之爵以行自古皆有

死之義孟康曰以官上書不文過為信不奪其爵邑即古

引其大帥大司徒印綬使君以侯就第王莽篡位以官

為太子師中丞本姓馬其官士與稱馬氏公

贊曰自若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等賢玄成匡

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等皆以儒宗居宰

相位服儒衣冠孟康曰方領傳先王制其制也曰師古

晉書卷五十一

謝安

藉智如醜藥及薦藉道其質博重然也日持祿保位被阿諛  
厚也音於問之迹也音夜能勝其任乎如浮曰迹謂既  
之譏彼以古人之迹也音謂通以事人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通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班固

漢書八十二

正議大夫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 師古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涿郡杜陵商父武武兄

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

戚傳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

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慟於是大臣薦商

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錄是擢為諸曹

侍中中郎將師古曰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

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師古曰共讀反商為外戚重臣

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師古曰佑助也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

重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頗權行

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

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躪也

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

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

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今說治和平世無

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託言也師

中稍定問之果託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

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

甚尊任之為人多質有威重師古曰多質長八尺餘身體

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

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

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為

琅邪太守如淳曰建武者其郡有災言十四已上商部屬

按問如淳曰屬治之鳳以曉商師古曰曰災異天事

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吏宜以為後師古曰且商不聽竟奏

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師古曰重陰求其短使

行

行

行

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

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

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

考自知為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惶怖更欲內女為援迺因

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

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口蝕之下朝者文顯曰平

之也孟康曰中朝也師古曰對曰文說是也下音胡穆反

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

果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入罪師古曰票疾也微

反又音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頗陽耿定上書言商與

父傳遜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傳婢也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

私與姦通者章下有司商私怨慙師古曰慙商子俊欲

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卞女持其書以示卞卞惡其父子

乖迂師古曰迂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

崇孝遠親師古曰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

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

定事更說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執左道以亂政師

曰左道師古曰誣罔諱大臣節師古曰故應是而日蝕

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易曰日中見昃則折其

右昃師古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昃折去辭往者

右昃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昃折去辭往者

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帝織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

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師古曰卒終也志古揚字今商無尺寸之

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

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

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

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

而獻之玉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玉無子心利楚

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玉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音鉅

依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內如其姦謀未可測度前

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即得雒陽劓孟關東非

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貨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持劓

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

誅師古曰計音斤其罪也音居謂反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

繆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指盛

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也凶文辭謂所享之物也

也海厚也言鼎扣其足則覆也臣愚以為聖主

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

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師古曰遏止也未然謂行有其事恐將然也

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

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

家師古曰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師古曰回邪執左道以

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

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上素

重商知臣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

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

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

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疑

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

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

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諡曰戾侯

而商子弟親屬為附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中

各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

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

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自京北王章上封事怨詔

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已者樂昌侯安見被以

罪自殺國除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

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善孝宣帝父也宣帝徵時依

倚史氏師古曰倚音於綺語在史氏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

倚史氏師古曰倚音於綺語在史氏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

三子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讓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謚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升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玉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而康曰習或置鞀鼓殿下即古曰鞀本樂上之鼓音少迷反

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適鼓即也楸楸也實音類也特

益反一曰楸楸也音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求嚴之鼓節也音物疾擊之鼓

也即古曰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

心也上數稱其材升進以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

也即古曰敏速疾也温厚皇太子是也若他器人於絲竹鼓

也即古曰聞則是陳惠李徽高於匡衡可同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也

陳惠李徽是時好音者也於是上即古曰而笑師古曰笑其

服度曰一人皆即古曰於上即古曰而笑師古曰笑其

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即古曰哀王即古曰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

相長大師古曰同處長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

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師古曰謂丹者告語也。丹免冠謝上曰

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

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音之欲反。罪延在臣，當死。上以

為然，意廼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

儀及廷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

意，忽忽不平。柳古曰稍侵言柳為也平和也。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

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

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出計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

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蒲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青蒲也。應劭曰以青蒲為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非也。涕泣言曰：皇

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曰適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讀口適。適名號繫於百姓，天下

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此子自見定陶王。推素愛幸，今者道路

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當在此公卿以下

必以死爭，臣奉詔願先賜死，以示幸。臣天子素仁不忍

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惜然太息曰：吾日困勞而

太子幼，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

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

語？師古曰丹即却頃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却頃首也。離音蒲上。

上因然謂丹曰：吾病浸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還者言當遂至。丹噓唏而起



師古曰噫音虛太子由是遂多。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

位擢丹為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

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特導朕以中正

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剡之武疆

聚戶千一百如淳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愷

樂也弟易也言有貌若儻蕩不備師古曰儻蕩然心甚謹

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

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兄褒賞師古曰重賞賜累

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

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

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

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珍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

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官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

丹歸第數月薨謚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

任並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

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而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

身云

傳意字稚游河內温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

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

傳喜

傳喜

哀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

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

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傳太而文為皇后又帝舅陽

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

喜歎諫也師古曰與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

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

印綬以充詔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

言喜行義修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日遣

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

退百察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

曰謂季氏上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魏以無忌

折衝師古曰項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上帶甲百萬鄰

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

相慶師古曰已自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燕

頗師古曰頗頗師古曰頗頗師古曰頗頗師古曰頗頗師古曰頗

以疏亞父師古曰亞亞父師古曰亞亞父師古曰亞亞父師古曰亞

也師古曰也也師古曰也也師古曰也也師古曰也也師古曰也

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廼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

司馬封高武侯下傳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求

乙

乙

乙

稱尊號與成帝母齊身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  
正議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  
順後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  
不逮而卒朝大臣遂其姦心師占曰遂也申也咎由君為其大  
司馬印綬就第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  
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  
命圯族應劭曰放棄也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  
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  
哀帝崩平帝即位上莽用事免傳氏官爵歸故郡曼將妻  
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

貞師古曰忠也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

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平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

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

就國以壽終莽賜謚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曰

印成侯及尚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師古曰位矣和見其人

加師古曰陽平之玉師古曰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執尤盛曠

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上鳳之家也言曠貴然至於莽亦以覆

國王尚同教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

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  
師古曰道讀曰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序闈入卦  
師古曰道讀曰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  
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師古曰大雅之詩曰無言  
喻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氣平際會禍福速哉

王商史丹傳壽傳第五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班固

漢書八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頰師古注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師古曰贛音少為廷尉書佐都

船獄史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師古曰斗食

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為數琅邪太守趙貢行師古曰行

也下見宣甚說其能從官歷行屬縣師古曰以

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

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貢察舉宣故

刺史舉茂材為宛句令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為刺史大

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

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宜為中丞執法殿中外

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衣閔元元躬有日及之

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稱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及弗皇假食宣引此言也

古側字也允執聖道刑罰惟中師古曰允信也然中音竹仲反然而嘉氣

尚疑陰陽不和謂不通也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

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更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

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也

六條解在百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反與讀

干也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

義不量力師古曰言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求備於人

故卿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

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音即到及來音即代反夫人道不

通則陰陽否隔師古曰否閉也音皮部反南與隔同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

也詩云民之夫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雉伐木之詩也餱餱食也解在元紀餱音侯音

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救師古

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

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

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白黑猶言清濁也是知名師古

讀與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

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宣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

前漢書卷五十三

宣

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湛檠陽令謝

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師古曰

窮竟其事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

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

廼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牒書謂封與湛曰吏民條

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王守盜孟康曰法有主守盜馮

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

重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師古

肩言無憂也且令自去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

之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湛自知罪臧皆

使知清白也宣恐其距諱即歎驗治之

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

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檠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

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檠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

適罰作使千人以上師古曰適賦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

法師古曰言歛取錢財以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師古

曰賈讀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師古

曰游本因薦舉得官而故使掾平鑄令始淳曰平鑄激切

身又是儒者故云然故使掾平鑄令始淳曰平鑄激切

灼曰王常為光武鑄說其將師此為徐以微言鑄鑿孔子

遣之也師古曰平掾之名鑄謂琢鑿也鑄者子全及孔子

用而能則退

令詳思之方調守

且代游守令職游得檠

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

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

粟邑縣小辟在山中。師古曰辟讀曰僻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

父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

恭換縣材師古曰時令條有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

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師古

公綽曾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

可以為滕薛大夫言器能各有所施也趙魏晉之卿族老

謂家之長相也勝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

無也。蘇林曰無同也兼也晉灼曰無音証師古曰論語載

之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為能體備

之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師古曰自言端拱無願

勉所職卒功業卒終也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居其縣

長史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

賢令長名也長史莫不喜懼免冠謝官歸恩受戒者宣為

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

利師古曰愛入而安利也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

受囚家錢官責讓縣縣案驗獄掾廼其妻獨受繫者錢出

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後書池

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賅而立不知殺身以  
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  
其魂師古曰以此職追贈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

休吏師古曰冬夏主之日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

事宜出教曰蓋禮貴和入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

久師古曰繇讀與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

衆歸對妻子設酒有請鄰里壹夫相樂應劭曰以壹天相

形壹夫字象壹夫因曰壹夫此說非也師古曰斯亦可矣

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

密靜有思師古曰有智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下

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師古曰利使也省

於費師古曰利使也省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共張職辦師古

讀曰供音居用月餘御史大夫于未卒谷永上疏曰帝王

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師古曰工

也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師古曰虞書臯陶謨之辭

也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

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

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師古曰說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歎

王功不興師古曰墮毀也敦壞也師古曰墮虞帝之明在茲壹舉

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

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大雅丞

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言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

浪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洽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

何氏傳卷之三 卷之三 四 五



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

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願曰減二輔之賊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

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孔子曰如有所譽

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宣考績功課簡

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亦曰明也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

師古曰過稱謂踰其實而妄稱譽之也奸犯也音干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

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正體斷國論身

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正直其詩曰退

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清潔減退膳食率從公道也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

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

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

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

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有能名宣為相府辭

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

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

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

能克上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

月斬其渠帥鄭躬師古曰渠大也降者數千人迺平會邛成太后

前喪事倉卒吏賦歛以趨辦師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皇也趨讀曰趨言苟取辦

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

前漢傳五十三

薛宣

五

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

師古曰不聞朕既不

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

師古曰比頻也登百姓

飢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

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廼者廣漢羣盜橫恣

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

鬲絕幾不為郡

師古曰鬲與隔同幾音鉅依反

三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

為姦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

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

九鄉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

師古曰謾

誰也音慢又音莫干反繇讀與山同

有司法君領職解媪

師古曰法謂擣法以効也解讀曰懈

慢與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子

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程方進為

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

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

師古曰練猶熟也

言其許熟也

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

加寵持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

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脩

明至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

稱後母常從脩居官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令宣迎後母

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

者兄弟相駁不可

師古曰駁者執意不同謂如色文聞雜

脩遂竟服絲是兄

第不和師古曰繇父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  
 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  
 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  
 客揚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反其下並同會  
 司隸缺況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斬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  
 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眾等奏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  
 侯不相赦承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  
 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  
 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  
 大道人象中欲以鬲塞聰叫杜絕論議之端師古曰鬲與立隔同社里也

然黜無所畏已萬眾誼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忿爭鬪  
 者司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通

遂不免於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美意惡功

手傷功師古曰傷也言傷我大臣有所逼迫也况首為惡明

論及况皆棄市廷直以為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為城旦

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師古曰

禮也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師古曰損者與痛人之罪鈞惡不直

也師古曰者律鬪痕痛過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與賊人罪同

也師古曰者律鬪痕痛過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與賊人罪同

也師古曰者律鬪痕痛過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與賊人罪同

也師古曰者律鬪痕痛過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與賊人罪同

也師古曰非咸厚善脩而數辨宣惡流聞不誣不可謂直  
音後痛音斷故湯咸計謀已定後當置司  
師古曰言咸為脩而直況故湯咸計謀已定後當置司

因前謀而趣非師古曰非非以心惑為司認故造謀也本

爭私寢雖於掖門外傷或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

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心也正

各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況為首惡明乎傷為大不敬

公和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師古曰原謂原其本也原况以文見

諫發怒怒無在大惡加試欺輯小過成大辟師古曰集同集台也

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

雷以賊傷人不直師古曰以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且

師古曰以其身自為賊故得減罪而上以問公卿議臣丞

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

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

郡卒於家宣子惠年主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

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師古曰行書之舍亦

也者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

師古曰安也什器為生觀祿園茅終不問惠以吏掾惠自知

治縣不稱宣音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德其

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言宣笑曰吏

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物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武  
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  
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况私德敦煌歸長安會  
赦因留與主私前長帝外家下傳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  
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况與呂寬相  
善及寬事覺得奔并治况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  
詔賜主藥主怒以劉氏孤弱下之擅朝排擠宗室謂古也  
謂子且嫂何與收妹披扶其閨門而殺之  
謂元后為嫂故發也批批也與讀曰豫像干也  
謂此事不干於嫂也批音一八反此音此調反  
使者迫守

主而逼之遂歎藥死沈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  
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小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

年捕搏敢行而追捕擊擯無所避也稍遷為功曹伉俪好

交也音口浪反隨後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

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

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

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郡中

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滌池省中語下獄博去吏

步至廷尉中謂去吏自解職也去後同成事咸探治

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成具知其詐坐罪博出獄又  
變姓名為淺驗治數百師古曰端卒免成死罪咸得論出  
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之心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  
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去守之  
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  
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及為  
刺史行部師古曰行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  
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畢畢師古曰欲以觀試博  
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師古曰馳出就車見自  
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若刺史不察黃綬

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史者使者行

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其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辭

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博駐車決遣四五百

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

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

并州刺史護曹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各師古曰

之俗其性遲緩多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師古曰

曹也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博問其故對言惶恐師古曰

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就職博奮稱

抵几曰師古曰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迺召見諸

也師古曰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迺召見諸

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師古曰皆新補置以代移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填之門下  
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師古曰以此教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開習迺止又  
勅功曹官屬多衰衣大袒師古曰袒音紹謂大袴也不中節度自今掾  
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  
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  
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所言聖  
人道何也師古曰言不能用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  
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

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  
效必加厚賞師古曰熱不稱誅罰師古曰以是豪強熱服  
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請  
閣博迺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  
府當與之邪師古曰與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師古曰隱  
度其言口授之師古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師古曰  
書如此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師古曰

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王卿得勅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騫十餘日

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諸

府師古曰伐功勞也閱所經歷也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也

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

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而不能便利於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

寬縱放也舍置也貸謂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

禁師古曰姓尚方名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

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瘡師古曰瘡

創痕也音盤反博辟左右問禁師古曰辟讀曰關是何等創也禁自

知情得師古曰言其得叩頭狀博嘆曰大丈夫同時有

是師古曰言其情狀叩頭狀博嘆曰大丈夫同時有

禮反音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博

因救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師古曰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為

言記也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

伏姦有功博推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

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

後師古曰積受取之事欺謾半言斷頭矣師古曰謾事也音功曹

惶怖具自疏姦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迺令就席

受教自改而心投加使師古曰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



不敢蹉跌音古曰蹉音干何博遂成就師古曰言遷為

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疑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

冠盜師古曰若兒博厚結其兄弟師古曰使為反間襲殺之師古曰

音居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疾免官復徵為光祿大夫遷

廷尉職典決疑當獄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

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

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割

日久師古曰割音頻妙言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師古曰

知情掾史試明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

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便意師古曰但欲用意變之不

自方正監以為博奇師古曰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吞

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師古曰中八九音竹中官屬

咸服博之疏略師古曰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論如

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師古曰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

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

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起

為大司空初漢興龔奉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

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社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

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此議

也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

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

材不能及古而不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

宜建三公官之外大天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

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

票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

馬印綬置官屬能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

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師古曰奉以備三公官焉議者

多以為古今異制漢曰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

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

百餘區非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

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

師古曰史言此者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

王之道不必相襲冬繇時務師古曰繇與由同高皇帝以聖德受

命建三鴻業置御火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

總領百官上下相監羶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

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

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

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

為丞相師古曰更經權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

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

大夫

大夫為百僚率。哀帝從之。廼更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年。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為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卿古曰。虞書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博大字為

萬里與音同

立置部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

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

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也。自前丞相方

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員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

高第補其中。林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師古曰。陵夷。夷漸廢替也。

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

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椀。夜夜

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

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為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

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

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

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傳喜為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傳晏亦太后從弟譙諫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師古曰繇與由同博代為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庄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十戶而獨臣過制誠恐懼願還千戶上許為博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上前決得讀白報

無不宜

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

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

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亞獨斤奏喜

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

師古曰事與

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

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

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詰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

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

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

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

師古曰詔已罷官事經三

赦也更音工衡反

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

師古

師古曰詔已罷官事經三

曰鄉讀 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周上為臣不忠不道玄  
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  
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  
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矯望等四十四人  
師古曰以為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  
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師古曰魯大夫叔孫僑如  
欲顛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  
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  
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  
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  
請止行父而殺之不然歸必畔矣晉  
人執文子于茗丘事在成十六年 今晏放命圯族于亂

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師古曰此引詩

也職上也階也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

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

國除初博以御史為丞相封陽鄉侯玄以少府為御史大

夫並拜於前殿延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志

替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

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師古曰器誠有極也博馳

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師古曰言其事又見孝成之

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師古曰借音休假世主已更好惡

異前師古曰復附丁傳稱順孔鄉師古曰稱副也副其所

可與專五十三 大尊

孕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鳩師古曰仰藥謂仰頭而飲也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師古曰論語云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故替引之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二

